

<<上一季节的雪藏>>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上一季节的雪藏>>

13位ISBN编号：9787801738301

10位ISBN编号：7801738306

出版时间：2009年1月

出版人：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作者：梅以格

页数：25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上一季节的雪藏>>

内容概要

那时，我们在安静的咖啡馆对坐。
身体都靠在椅背上，远远地互相看着，好像对方只是一张酷肖真人的画片。
走到屋外，冷风裹挟着我的失落在街上恣意扫荡，接触到什么，都要留下呜呜咽咽的饮泣的声音。
澄如没有戴帽子，发丝吹得凌乱，猩红的双唇让苍白的脸颊更显苍白。
我想紧紧抱住个什么，很想很想。
抱澄如是不可能了，抱一棵树也是好的，也是熨贴慰藉的，可以有稀薄的融入感和同一感。
澄如的一切，现在我只能旁观。
心好像就是为心碎而生的，这是为什么。

<<上一季节的雪藏>>

作者简介

梅以格，习惯慢，习惯无目的游走。
当过记者，做过金融，在上海某经济研究所从事过宏观经济分析，编过杂志和剧本，现居上海。
2007年8月出版小说《逃往内海》。

<<上一季节的雪藏>>

章节摘录

终于，我和苏颜都从梅岭支路搬走，各自另找了房子，也就此断了联系。

我暂时没计划买房，习惯了到处迁徙。

与其说生命在于运动，不如说在于冲动和盲动。

新住处是淮海路的花园洋房，距宋庆龄故居不远。

天平路房产中介的阿姨面如红日，热情得浑身带电，费了许多周折找到这个闹中取静的好处所。

房东看我有正当职业，貌似和善，一年租金又一次付清，租金很优惠。

房东是个身材惹火的少妇，只是手冷若冻蟹。

中国走向全球化的同时，中国女人的胸和屁股快速走向半球化。

房间里的香脂木豆地板是一年前重装的，色泽和脚感很好。

几样家具作为单身够用了，也无可挑剔。

卫生间宽敞得奢侈，可以让五个人并排躺在五个浴缸里，让十五个人同时坐在十五个马桶上。

大大的阳台和窗户，自然最得人心，冬日的温煦阳光水银般的洒满半个客厅。

周末若来客人，我们边晒太阳边下棋也是好的。

楼下的法国女孩很像法国女孩，举止优雅。

但我和她聊兰波，她竟然不知道兰波是谁。

女孩在银行上班，周末晚上常开派对，清一色法国人。

她请我参加过一次，后来我再也不去当刺眼的摆设，他们像看劣质的仿制青花一样看我。

晚上，半个苍黄的月亮印在半空，沉浸在夜气的薄寒中。

远处的楼房，亮灯的窗户也很稀疏，矜持地露出微光。

阳台上的我，目光自远处收回，穿过纷乱的枝桠和零落的黄叶，落在庭院里这群喧哗笑闹的法国人身上。

兰波的那个词，此刻，就在我脑子里闪着幽幽的磷光：理性的骚乱。

这古堡似的房子平素还是很阒静，像要闹鬼。

阴阴的弄堂，潮湿的墙角，光光的石板，孱弱的草茎，在洒满冬阳的正午也让人心生凉意。

后来果然听说，西边墙角的梨树下，曾经缢死过一个国民党军官的小妾。

那是1948年的事，军官在东北锦州战死，他的正房逃去香港，这小妾倒是铁了心跟他一起死。

我不怕鬼，只是为了打发四溢的阒静，常常放点民谣或冷爵士，有时也弹弹吉他，编即兴的solo。

我扒带的水平还需提高，听辨和弦还有些吃力。

朋友也可以转身离开，但音乐从没有让我失望。

冬至后不久的圣诞节，天空被阴阴漠漠的铅云遮蔽，气温很低。

人身上的东西，除了鼻涕不知死活地往外掉，其他的都冻得往里缩。

我戴上澄如为我织的山羊绒烟灰色格子围巾，密密地绕在脖颈上。

中午办事路过曹杨新村，顺道回梅岭支路的故居。

那处房子已经易主，正在装修，门口堆着木料砖头。

新主人据说三代同住，上有老东西，下有小宝贝。

昨天来监工，他们为以后空间的分配吵得不可开交。

不幸的家庭固然各有各的不幸，幸福的家庭也可以各有各的幸福，只要人们对生活的期冀不是太奢太高。

这房间里我熟稔的一切，我喜欢的和我痛恨的，现在一并被掏空，剩下的仅是陌生感。

我往里张望片刻，转身下楼，没有敲隔壁陈伯家的门。

12月25日未必全是快乐的圣诞节，对于我还是具有其他特殊意义的一天。

年关将近，更多有特殊意义的日子要来临。

我只想一切或甘或苦的往事都提前簇拥着来，于是，我的新年就只剩着干干净净的祝福了。

时间真流逝得飞快，像一支利镞从身边掠过，我感知到的不过是茫茫的白光。

三年前的今天，贻管从西安飞到北京来看我，那是多么快乐的光景。

<<上一季节的雪藏>>

两年前的今天，我在西安，陪着伯父母逛街看电影也是快乐的。

那天下午下雪了吧，我们仨在街边店里吃小吃，腊汁肉夹馍少不了，还有酸菜炒米、羊血粉丝汤和黄桂稠酒。

一年前的今天，我已在上海，身边人换成了苏颜。

我们都是这天发工资，我拿到的钱比她少多了。

我坐在沙发上感到冷，双手心不在焉地搓揉着。

苏颜在耳畔说的话，飘渺得像从极地传来。

后来，我们在麦当劳，刚要了两个套餐，她接电话后赶去公司。

唉，我们总是鼓励自己“把握生命里的每一分钟”，可现实却是，我们连一顿晚餐都把握不了，是邀请别人把握我们的每一分钟，是积极参与一个被动的游戏。

苏颜要只是加班也无所谓，可我亲眼看见她和上司在一起。

轻微的眩晕感，让我像疾水湍流中小小的纸船。

我没有冲上前质问，口里喃喃的竟是，能接纳玫瑰的刺，才是真的懂得花…… 罢了罢了，别想得太多。

今天，现在，我成自由人了，只携着影子到处走动，这里那里。

时间真流逝得飞快，时间还会流逝得更快…… 罢了罢了，还是让我好好想一想，趁着地上还残留着我一路走来的深浅不一的歪斜足印…… 三年前的今天，是怎样一幕来着？

贻管是一座春城。

我是春城的市长，是城外的护城河，是城里的一棵树。

我的女友荣贻管从西安飞到北京看我，还带了一份礼物。

那年我们毕业于北京一所著名大学，我是国际贸易专业，贻管读企业管理。

我们快乐地相处两年多，毕业时却闹了一点龃龉。

我要留京，她哭着要回原籍西安。

没办法，只有在两人之间来一刀，暂时分居两地。

还在下班路上，我的心先飞回公寓了，猜想她的礼物是什么。

我们一直有互赠礼物的习惯。

除了毕业时因为工作有过分歧争吵，我们向来相敬如宾。

好的情侣关系有很多种。

有的情侣每天以争吵拌嘴为乐，但我和贻管不属于这一类。

记得在学校时，我去宿舍找她，即使片刻外出，她也给我留条子，写着：我去小卖部，速回，想你。

虽然都有手机，她还是喜欢留纸条。

她对文字的特殊偏好与家教有关，她父母都好读书，家里藏书甚丰。

我曾经自视甚高，冲动孤傲，披着长发招摇过市，但个性中的桀骜不驯渐渐被贻管的细心和敦厚改变。

我开始对别人绽出更多笑颜，更多地替别人着想，还竞选上了班干部。

有时，也会觉得我们之间少了点什么。

有时，又觉得我们得到的比谁都多。

幸福与否，不过是视角的问题。

天各一方近半年，我们的重逢很热烈。

贻管在我怀里的倾诉，将我半年来工作的紧张辛苦全消融了。

她把房间收拾干净，脏衣服洗了，领带衬衫熨好，又去餐馆订了几个菜。

她不太吃辣，但订的菜辣味都很重，迁就我的嗜辣。

她总在许多细节上迁就我，有时我希望她爱自己多一点，抽一点时间暂时忘记我。

吃完饭又颠颠倒倒地说话。

这半年，她什么也没改变，除了头发留得更长。

还有，她的脸色似乎更苍白了，没有血色。

上个月，我给她邮寄了同仁堂两罐温补的膏方，大概没有效果。

<<上一季节的雪藏>>

医者意也，中医几乎是一门玄学。

“你送给我的礼物在哪里？”

“就在这里。”

她指着胸前。

见我疑惑地看她的吊坠，贻管又说：“难道最珍贵的礼物不是我吗？”

“想和我结婚了？”

我笑道，“我还想再考虑考虑呢。”

说不定，有比你更合适的女孩等着我呐。

“我爸都说，听电话里的声音就知道你自我感觉太好。”

我怕你会栽跟头。

贻管白我一眼。

原来，贻管爸爸托人在西安一家外企替我找了个不错的职位，她来北京是督促我辞职。

如果开春我去了西安，她家里准备秋天把婚事办了。

三室两厅两卫的新房也买了，是附近的水景楼盘，房款一次性付清。

至于车，贻管爸爸说明年给我们买一辆蒙迪欧三厢。

“一下子什么都有了，把你美得哟。”

贻管自己先一脸憧憬。

“可是……”我很为难。

在西安我可以省掉很多年奋斗，甚至能轻易得到许多人一生得不到的东西。

将来我会去西安，但从没想过这么快辞职。

我幼失怙恃，没有背景可言。

选择留京，主要因为这家集团的国贸公司的总经理齐成栋是我的同乡兼校友。

读书时我就在公司兼职了很长时间，正式上班了，因为他的关系我干工作也很利索，升迁很快。

欧美部的侯经理去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留学后，我顶替了他的职位，虽然还在见习期。

齐成栋也出身微寒，读中学靠捡破烂贴补生活费。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没读过，废铁是怎样捡到的他最清楚。

他捡废铁的经历，正是他自身百炼成钢的过程，世态人情早就遍尝了。

他以高分考进大学，事业很成功，但家庭并不幸福。

他老婆出身比他好，是某司长的千金，婚姻让他得了实惠，也让他领教了一些精神折磨，应了福无双至的老话。

稍有不满意就骂他是乡巴佬，“职位再升迁，西装再高档，你也只是精装地瓜，只是装进画框的油膩抹布”。

我问他成功要什么条件，他答，只要家里配备一个河东狮吼的悍妇足矣，你害怕回家就会加班工作。

刚进大学，我宣称“女人如衣服，兄弟如手足”，好像藐视爱情更像男子汉。

大二认识贻管，我寒冰融于暖水，立刻搞了修正主义：“贻管不是一件普通衣服啊，她是无价的金缕玉衣。”

兄弟就像蜈蚣的手足，少几个没关系。

“我比齐成栋更幸运。”

贻管的条件也比我好得多，对我又很是依顺。

也有同学评价贻管性格固执，可我没有同感。

我问过一个中文系教授固执和执着的区别，教授说他也不知道，所以他喜欢当大学老师，当不了小学老师。

小学老师要让孩子们觉得他是万能的，而大学老师可以告诉学生他懂得的很少。

贻管爸爸是工程热物理领域的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妈妈是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对唐宋史比较有研究。

他们是中年得女。

贻管妈妈身体不好，因为遗传贻管也先天不足，常有头疼感冒这些小毛病，她选择回西安过慢节奏的

<<上一季节的雪藏>>

生活也没错。

她知道我离不开她，当初闹几回哭几回，也就暂时搁置难题，让我尝尝一人留京的孤独滋味，相信我会改变主意去西安。

可我越来越放不下这个工作，两人的胶着对峙持续到今天。

贻管妈妈打来电话，问今天一切顺利否。

贻管一味撒谎说我的好话，说我请假去机场接她，又下厨做菜。她是故意给我压力。

“贻管你别催我，给我时间好好考虑一下，行吗？”

沉默许久，我还是这样恳求她。

“我明天下午就回西安，你让我怎么办，让爸爸怎么办？”

你能让他对朋友出尔反尔？

错过机会你要后悔一辈子啊。

贻管见我比以前动摇，抓住我的手臂不停摇晃着。

两人争论到床上，还是没结果。

贻管每到冬天手脚冰冷，我抱着她捂了半天才捂热。

本想小心翼翼地做爱，结果大张旗鼓了，一次两次我还不够。

贻管笑道：“去去，今天兽性大发啦。”

“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风渐渐停歇，好像听得见雪花片片飘坠的细碎声响。

雪夜像被无数支银烛点亮，绽出乳白或淡蓝的光泽，冷峭迷人。

我幻想着，雪花在我们身上铺成洁白温暖的被子，又轻柔得好像没有。

我喜欢白床单白被子白枕头。

我们睡在洁白静谧的世界里，只有两丛黑发散落在白枕头上，只有两张年轻光洁的脸在悠长地呼吸。

这一幕，只是想想，就让我觉得快乐。

我和贻管都渴望过健康质朴的生活，都渴望在六十岁还有二十岁的心境，都渴望远离忧伤和疾病。

我所有忙碌和努力，都是朝着这个生活目标去的。

当我睡着，我涉入的梦境和适才对洁白世界的幻想很不同。

我无可救药做了毫无诗意的梦，梦见自己坐到总经理齐成栋的位置上，但第一天履新就被一大堆麻烦事纠缠住了。

中国银行提示由加拿大银行开来的信用证没有加押证实，可能是伪造；发往意大利的货到港后，客户以质量问题为由拒绝付款，试图压价；国贸公司效益好了，集团想拿走更大一块收入，人事权也想收上去，据说还要让我们搬出总部大楼，杀杀我们的气焰……我依稀感觉怀里的贻管在颤抖，从拥挤的梦中逃出，伸手摸她的脸，指尖沾了泪水。

打开台灯，我捧住她的脸。

“你身体不好还哭哭啼啼不睡觉。”

你像病人一样回去，好让你妈骂我不照顾你是吧。

“和我回西安好吗，那家外企哪点不如你现在的公司。”

在蓬乱的头发后面，贻管的双眼发肿。

“好吧好吧，我答应你。”

我尽快处理完手头的事情，争取过了年就去西安。

不知道这句话能不能兑现。

我没有告诉她，我付出的代价会有多大。

一个月前齐成栋告诉我，集团决定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成立一个公司。

齐成栋博士学历，有五年管理经验，初拟让他过去挑大梁。

董事局决定第一批先过去的人还有他的助理、技术人员、后勤、会计师、律师和翻译。

其他人他也不太熟，他坚持助理一定要是我。

<<上一季节的雪藏>>

出国预定在明年五月，齐成栋已把政审表给我。
在同事眼里我很幸运，之前还没有人常驻美国。
我计划至少在美国工作两年再回国，甚至计划在美国的第一次旅行就去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

<<上一季节的雪藏>>

编辑推荐

至情心语，惊世之作。
他笔下的爱情，苍苍茫茫，已是廓大的境界，人最大的两出悲剧，无非是不懂得爱人和不被人爱，既有男人锐利的智性，又有女人纤柔的敏感，别后相思空一水，重来回首已三生。

<<上一季节的雪藏>>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 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